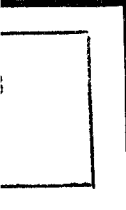


沙华去苗勒石



责任编辑：于淑媛 金 兰
封面插图：韩 伍 徐英浩

· 石 勒 苗 去 华 沙

夏家骏 等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4 4/16·字数 55,000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200

统一书号：10093·438

定价：0.32 元

作者简介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九七八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一九〇四年生于波兰拉德捷敏，四岁时迁居华沙，一九三五年移居美国纽约。辛格自幼受了正统的犹太教育，专用希伯莱文和意第绪文从事写作，大部作品均发表于《纽约前进日报》上。已出版的作品有三十多部，译成英文的长篇八部、短篇八集、剧本两个、回忆录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十余部。《石勒苗去华沙》等故事，即以作者和美国另一作家E·斯哈布舍译形式于一九七九年问世，并于同年获奖收入年鉴。

辛格全部作品都反映了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双重压迫下波兰和美国犹太人的现实生活，继承了意第绪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双重传统，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故事生动、文笔幽默、文字精炼、语言口语化、风格质朴简洁。传奇与寓言式更使辛格的作品情趣盎然、独具一格。

辛格的作品曾被译为许多种文字，在欧美各国

享有盛名。

尼科梅德斯·古斯曼生于一九一四年，智利当代重要作家。他出身贫寒，自幼在圣地亚哥贫民区过着艰苦生活，当过纸盒厂搬运工、汽车司机助手、听差、装钉工等。古斯曼完全通过自学获得文化知识，一九三八年登上智利文坛，一九四三年以优秀长篇小说《血与希望》获得圣地亚哥小说奖，从此赢得了智利大作家的声誉。他的作品很多，例如《不幸的人们》、《曙光出现的地方》、《光明来自大海》等，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智利劳动人民的生活。

当代苏联作家雅可福列夫，一九二二年生，卫国战争前读完十年级就去参军，复员后于高尔基文学院函授部毕业，写过很多诗，而他所写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更是脍炙人口，其中有《我们的安德列依卡》、《严厉的性格》等等。

目 录

“机灵鬼”托德和吝啬鬼鲁热尔	(1)
蔡特苏和裴在轧	(10)
海乌姆镇的长老和金嫩多的钥匙	(19)
商人石勒苗	(25)
厄特遮和他的女儿波沃蒂	(36)
曼讷塞的梦	(43)
石勒苗去华沙	(55)
皮靴下的面包	(71)
带冰鞋的男孩	(85)

“机灵鬼”托德和吝啬鬼鲁热尔

〔美〕辛 格 著

夏家骏 译

乌克兰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名叫托德的穷人。他有一个名叫顺多的妻子和七个孩子，但他从来没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他从事过许多商业活动，但都破了产。因此，人们都说，要是他经营蜡烛生意，那么太阳就将永远不落山啦。还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挣到一点钱，总是要被别人骗走，所以，人们就给他取了个讽刺性的浑名：“机灵鬼托德。”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而托德却没有钱购买取暖用的木头。七个孩子为了御寒，整天待在被窝里。当冰雪消融的时候，饥饿更甚于前，而厨仓里却空空如也了。妻子顺多悲哭着厉声地斥责托德：“如果你不能养活妻子儿女，我就去找教堂牧师跟你离婚！”

“为了啥？为了吃的？”托德回嘴道。

同村里住着富翁鲁热尔。由于小气，他早以吝啬鬼而闻了名。由于他发现新鲜面包吃起来比变了质的面包快，所以，他总是命令老婆：四个星期才准烤一次面包。

托德曾不止一次地去找鲁热尔借几盾^①钱，但鲁热尔总是回答说：“我觉得钱在我的保险箱里比在你的口袋里强。”

鲁热尔有一只山羊，但他从不喂饱它。这山羊学会了串门，邻居的人们同情它，并给它一些土豆皮充饥。在连土豆皮也吃不饱的时候，它就只好去啃噬房顶上的陈旧的稻草了。它还有一种吃树皮的嗜好。尽管如此，年复一年地，它给他下着小羊羔。鲁热尔想给羊羔喂奶，然而，却又心痛于连自己也喝不着。于是，他卖了奶而买别的东西。

托德决定：报复鲁热尔，同时使自己得到大批的钱。

一天，当鲁热尔坐在保险箱上喝着俄国浓肉汤、吃着干面包的时候（他的椅子只是在节假日才用，

① 荷兰的货币单位。

为了平时不至于磨损了椅子套)，门开了，托德进来了。

“鲁热尔先生，”他说。“帮我个忙吧！我的大女儿巴莎已满了十五周岁，她打算订婚。一个青年人正从基涅夫到这儿来看她。我的餐刀是洋铁的，而我妻子又羞于让青年用洋铁汤匙喝‘苏波’汤。你能否借给我一个银汤匙？我发誓明天一定还给你。”

鲁热尔知道托德不敢违背这神圣的誓言，于是把银匙借给了他。

那天傍晚没有青年人来看巴莎。和往常一样，这女孩没穿鞋、用破布缠着脚在屋里转来转去，而托德也秘密地将银匙揣在汗衫中。托德结婚后，也曾保存过一些银餐具；然而，如今，除了那仅仅在逾越节^①才用的三个银茶匙之外，其它的却统统卖光了。

第二天，正当鲁热尔光着脚（为了节省鞋）坐在他的箱上喝着俄国浓肉汤、吃着干透了的面包时，托德又来了。“这是我昨天借去的银汤匙，”他说着，顺手把银汤匙和他自己的一个银茶匙一并放在

① 耶稣教的一个节日。见《圣经·出埃及记》第12章27节。

桌子上。

“怎么还有一个银茶匙呢？”鲁热尔问。

于是，托德说：“那是你的银汤匙下的崽。我从来就是诚实公道的，所以，把它们娘儿俩一并奉还啦！”

鲁热尔瞅着托德，惊愕了。他从没听说银匙还能下崽！虽然如此，贪心毕竟克服了疑虑，他还是乐呵呵地收下了全部银匙。多么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啊！他由于借给托德银匙而欣喜若狂了。

又过了不几天，当鲁热尔（没穿外套，为了节省它，又坐在保险箱上）喝着俄国浓肉汤、吃着干面包的时候，门开了，托德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因为从基涅夫来的那个青年，长着一对驴一样的耳朵，所以，巴莎不喜欢他。但是，今天傍晚，另一个青年人又来相亲了。顺多又在给他做‘苏波’汤。但她同样羞于让青年使洋铁勺。你能借给我……？”

还没等托德说完，鲁热尔就打断了他的话：“明天要借个银汤匙？痛快拿去吧！”

第二天，托德又一次连自己的一个银茶匙一块儿还了来，又一次说明：大银匙夜里又生出了一个小银匙。并再次表明：自己又出于良心把它们一块还

了来。而巴莎看过这青年之后，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他的鼻子太长，以至于都伸到了下巴边。不用说：鲁热尔又是非常高兴了。

同样的事，又第三次准确地发生了。托德说，这一次他女儿又拒绝了她的求爱者：因为他口吃。他还同样报告：鲁热尔的银汤匙又下了一个小银勺。

“银汤匙从未下过两个崽？”鲁热尔盘问道。

托德思索了片刻，说：“怎么不能？！我曾听说过：一个银汤匙下过三个崽哩！”

差不多一周了，托德没来看鲁热尔。但是，星期五的早晨，当鲁热尔（为了节省罩裤只穿了条衬裤）坐在他的保险箱上喝着俄国肉汤、吃着干面包时，托德进来并说道：“你好，鲁热尔！”

“早晨好，祝你更好！”鲁热尔最友好、最礼貌地答道。“什么风把你刮到这儿来的？也许你是来借银汤匙的？果真这样，就随意请吧！”

“今天我希望你给我很多特殊的照顾。今晚，从卢布林这个大城市来的一个青年人，又来相亲啦！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听说又聪明又漂亮。因此，我不仅要借一个银汤匙，而且，由于他一直要待到安息日，所以，我还要借一对银烛台，因为我的烛台

是黄铜做的，而我的妻子则羞于将它们放在安息日的餐桌上。你能否借我银烛台？一过安息日，我一定奉还。”

银烛台是非常值钱的，但鲁热尔这个吝啬鬼也只作了片刻的犹豫。

回忆着那些银汤匙的好运气，他说：“我家有八个银烛台，你全拿去吧！我相信你一定会象你说的那样及时还的，并且，如果哪一个下了崽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凭良心一并还来的，就象你过去一样！”

“当然！”托德说。“让我们衷心期待下崽吧！”

托德依旧把那银汤匙揣在衬衫里。但是，拿着银烛台，他却径直去到商人那里，高兴地卖了出去，把钱交给了顺多。顺多看到这么多钱，就想了解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笔巨款。

“我出去时，一头母牛飞到我们的屋顶上，并且，下了许多银蛋，”托德说。“这钱，就是卖银蛋得的。”

“我从没听说母牛飞上屋顶，更没听说还会下银蛋！”顺多惊疑地说。

“这你总算听说了吧！”托德说。“如果你不需要这些钱，那就还给我得啦！”

“谈什么还钱的事！”顺多说。尽管她知道，她丈夫非常狡猾和奸诈，但又想：孩子们挨着饿、厨仓也空了，所以觉得还是别说钱太多为好。顺多去到市场，并买了肉、鱼、白面，甚至还买了一些作为



饭后吃的坚果和葡萄干。由于还剩有大量的钱，她又给孩子们买了鞋和衣服。

安息节，托德全家过得非常快活。男孩子们唱着歌，女孩子们跳着舞。当孩子们问爸爸从哪儿弄到的钱时，托德答道：“在安息日，是禁止提钱的！”

星期天，当鲁热尔（光着脚，并且为了节省衣服而几乎完全赤身露体地）坐在他的保险箱上用浓肉汤咽送着干面包皮的时候，托德来到了，手里只拿着银汤匙，并说：“糟透了！这次你的大勺没给下小崽！”

“那么银烛台怎样呢？”鲁热尔焦灼地询问。

托德长叹一声，说：“哎！它们死啦！”

鲁热尔慌忙从箱座上站起身来，他是那样地慌乱，以至于连汤盘也给带翻了。

“蠢货！！烛台怎么会死呢？！”他尖叫道。

“汤匙能下崽，烛台就能死亡！”

鲁热尔大声哭喊起来，并将托德带到法官面前。法官听完了双方的诉讼，突然说道：“活该！”他对鲁热尔说。“如果你过去不曾坚信汤匙能下崽，那末现在一定不会确信你的烛台会死亡！”

“但那些全是胡扯呵！”鲁热尔反驳道。

“难道你不曾渴望烛台给你生出另一个烛台么？”法官诱导地说。“如果你认为获利是胡扯，那么，你必然也认为失利是胡扯罗！”法官就这样结了案。

第二天，当吝啬鬼鲁热尔的老婆给他端来肉汤和干面包时，他对她说：“我决心只吃面包；肉汤这玩艺儿太贵了，甚至都没有酸奶子便宜。”

汤匙下崽和烛台死亡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城。全城的人，都为托德的胜利和鲁热尔的失败而高兴。鞋匠和裁缝的徒弟们，按照他们最高兴时总是写诗的惯例，对这事也写下了一首诗：

“鲁热尔呵，丢掉你的悲哀，
何苦老想那些死去的烛台？
世上数你最富呀，
那些银匙还能给你下崽，
而且，房顶更有许多银蛋，
它们是飞牛们特意为你添财。
快别坐在箱上啃干面包皮啦——
银匙的孙子们也在下面探出了头来！”

然而，岁月虽然流逝，鲁热尔的银匙却再也不下崽啦！

蔡特苏和裴在轧

〔美〕辛 格 著

夏家骏 译

在火炉和墙壁之间，在这个家庭主妇堆放她的扫帚、拖布和面包烘板的黑昏晃，住着一个名叫裴在轧的小魔鬼。她在世间的唯一朋友是蟋蟀蔡特苏。——它的居室也构筑在灶后砖与砖之间的缝隙中。这小魔鬼得不到任何食物，而蔡特苏也不知怎地却能维持生活，也许仅仅一点点新烘的面包屑、一点点被微风刮下的面粉渣、一小滴空气中凝结成的小水珠，也就够它吃饱喝足了吧！总之，蔡特苏从未向裴在轧抱怨食物的缺乏。它终日长眠。当暮霭降临时，它才清醒过来，并彻夜唧唧地讲着故事。

裴在轧对她的父亲——魔鬼兰土奇从无所知。她只知道：母亲叫帕西蒂达，出身于富有的家庭，深深地爱上了兰土奇；她还经常对她讲述那些存在于火炉以外的世界和她们的亲属——魔鬼、土

地佬和妖怪们互相间的各种把戏和魔法。即使这样，如果谁在火炉后面消磨他的一生，他也仍旧不知道世界上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然而，裴在轧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无疑是从她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癖好。当蔡特苏讲出它那没完没了的故事的时候，裴在轧却进入了顽皮冒险的梦乡。

裴在轧有时问蔡特苏外边情况怎样，他总是回答：“我妈说那里只有灾难。冷风阵阵，残忍的家伙们互相吞食着。”

“尽管这样，”裴在轧深思地说。“我还是喜欢我能看到魔鬼们正在那里干着些什么。”

她就是这样象着了魔一样。

有一天，爆发了一阵猛烈的槌击。炉子动摇了、砖掉下了。裴在轧在惊恐中飞上飞下。房主们决定重搭炉子。喧嚣持续了整整一天，所有的家具，直到晚间仍堆在一起。当一面墙倒塌时，蔡特苏叫了起来：“如果我们不离开这儿，那我们就将被砸死！”正好有了一个通向外边的裂口，他们便爬过裂口，发现自己到了房子的后院。他们站在灌木丛和树丛里的草地上。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外面多么美呀！广阔的天空，还有月亮和星星！露珠正在凝结。无数蟋蟀在啼啭。它们叫得跟蔡特苏一模一样。

“我得给自己挖一个洞穴，”蔡特苏说。“因为太阳一出来我必须躲起来。”

“我母亲也告诫我回避太阳，”裴在轧附和道。“但是，地洞不适合我隐身。树上正好有个洞。我将在那儿度过白天。”

“十分重要的是咱们别失去联系，”蔡特苏宣布。“因此，我要在你的树根旁挖我的洞。”

蔡特苏立即动手挖起来。他一边挖，一边对裴在轧说。“只要是夏天，呆在这外边是不怎么危险的。但是，冬天却是蟋蟀们的严峻季节。寒冷逼人，并且一切都叫大雪覆盖着。在那种气候里，蟋蟀很难活下去。”

“你想到没有，当你忙着的时候，我却看到了周围的一切？”裴在轧问。

“你将毫无所得。”

“我不想飞远。我认为这棵树好，它比其他的树高大。”

蔡特苏极力劝说裴在轧不要飞走。但是，好奇的